

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書札卷八

起咸豐辛酉二月訖七月凡七十二首

致毓中丞

前聞建昌賊挖地道臨塌兩處分支直撲撫城急求救援憂心如焚卽調鮑鎮全軍由湖口晉省先顧根本次援撫建頃接養素稟撫州解圍閣下調郭守式源之三千人自河口起程赴援建郡亦可解圍省垣無警鮑軍似可不必晉省但弟連去二牘三函催促甚迫此時不便倏變前說使人無所適從敬求閣下權衡緩急如省會與撫州無虞則請以公牘咨止鮑軍令其暫停湖口無遽渡至西岸蓋鮑一渡湖則東流建德彭澤都昌鄱

陽五縣必皆失守以都鄙五縣較之省城則省城爲重以建昌較之都鄙五縣則五縣爲重尊處體察情形較真探聽信息較速祈卓裁酌奪

覆胡宮保

奉惠書得知狗黨尙在黃州上巴河一帶爲之大慰前聞黃州不守意狗逆畏驅上犯已燬漢口矣今旣徘徊黃州希帥當已追及北岸必可無虞公之病可不因此而增加至幸至幸貴體雖弱而醫家所稱心肺脈模糊者不可盡信公生平最好用心尤好用心於無可如何之地莊子有言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可奈何假如目下武漢江西倏有大變是雖知之而無可

柰何者也假如吾輩三日不汗澁先朝露是雖知之而無可柰何者也願公於人力所能爲者則略加思慮於天命之無可柰何者則冥然不顧尊慈其漸有瘳乎鮑軍若不動侍移駐江濱當走謁也

覆李希菴中丞

頃奉太湖途次惠書新膺簡命開府皖中不爲親家賀而特爲潤帥與鄙人賀蓋凡應進應退之人三人同心在上無彼此愛憎之異在下無向背門戶之嫌從此皖事其或有亨乎來示稱山以蚊負何恃不恐方今天下大亂變態百出艱鉅并投無處不山亦遂無人不蚊如敝處所負之山則綿亘尤廣耳自正

月二十六日擊退黃文金大股方謂氣機漸轉去危卽安不料
僞忠王李秀成一股由廣信內竄建昌圍攻二十餘日又分支
撲犯撫州省垣亦爲震動僞輔王楊七麻僞侍主李世賢由婺
源清華分犯樂平景鎮左部八營在甲路者小挫一次散處旣
慮景鎮咽喉之路又顧省會根本之地遂亦憂灼異常欲學閻
下之太亂不亂大患不患幾於剿襲而不似其迹耳幸上溪口
獲一勝仗休甯克復差強人意目下撫州業已解圍景鎮亦尙
無恙楊李二逆似有回保徽州之意左軍得以從容整理銳氣
似尙未挫只盼閣下肅清浙黃烹狗東方建郡解圍則南北兩
岸仍可復去秋之舊觀待安慶克復僕與閣下并修建衙署於

其中邀胡多楊彭諸帥置酒高會則聚蚊成雷震驚六寓雖蓬
萊可負太華可勞也閣下以爲然乎否乎鮑軍如不晉援江省
鄙人近日當移駐江濱尙思至太湖一行或可與台旌會晤

擬左季高

一徽州若爲官兵所得則皖南下游之賊金陵之賊與江西竄
賊全然隔絕賊之必思力保徽城情也勢也徽城太壞難守不
得不窺伺休甯休甯太堅難攻不得不窺伺漁亭此弟前緘之
微意目下上溪屯溪皆爲我有賊若由龍灣江灣回願經過屯
溪亦畏凱章與之開仗則由馬金街回徽亦或情之所有至由
甲路迂繞太白德興以趨樂平頗不可解若謂畏任星元之礮

船孫昌國之飛划及樂平南鄉之團練不敢渡河尤不可信小河水師本難得力任在饒州孫在吳城其部下皆距賊甚遠豈能竭力遏賊謂南鄉團練足以扼賊尤非事實弟在軍數年一無所解惟堅不信團練聞人言團練大捷破賊者則掩口而笑掩耳而走耳賊之徘徊樂平而不遽進必有他故公全部之力似足破之而有餘不必過於謹慎

一婺源清華之賊皆是僞侍王部下此間生擒各賊供徽休上溪口之賊亦係僞侍王部下大約李世賢之黨惟清華甲路一支爲最悍其餘歛休上溪湧出樂平各支皆不耐久戰僞忠王一股尤不耐苦戰請公告貴部不必爲其人多所愕與之鏖戰

稍久眞僞立判次青徽州之敗毅卿甲路之退皆震愕於其人
多耳

一馬德順膽小不能猛戰而好處頗多弟所取者以其善識馬
性善御生馬吾湘人於使馬一道實無所解鹵莽滅裂此外如
楊世俊謝爲翰最可取者然亦非營官才若在尊處另派營官
必不相安請暫隸麾下待練有馬隊時仍以此營還敝處何如

覆張凱章

一守城須分開段落休城垛口聞近三千之數應請卽日點數
或二人守三垛或一人守二垛每一旗共守若干垛各有專責
以免推諉

一守城須有游兵救應各處守堞之兵各有汛地此段有警彼段不可自棄汛地來救此段恐賊聲此而擊彼聲東而擊西也另設游兵一二枝凡堞口各段有警皆可前往救應畱一二門不用磚石堵砌以備游兵出城打仗既有游兵則各城守堞分段之兵皆不輕動一步

一守城須外有應援以通糧路休城之糧路全賴漁亭欲守休甯須厚漁亭之兵力目下漁亭僅唐桂生湘勇三營淮勇一營應請閣下酌撥二營協防漁亭再過半月令弟之新營一到則敷調遣矣

一守城莫妙於鎮靜任賊來多少堅囑守堞兵勇一聲不喊一

鎗不放令其索然無味而去靜守月餘浙江嚴州威坪之兵在東我軍休甯漁亭之兵在西徽賊斷無久踞之理安勇全不可恃仍令其回駐漁亭爲是

覆左季高

接惠書知袁家灣獲一勝仗至以爲慰弟寄鮑公函囑其無論行抵何處卽行停駐北不渡江西不渡湖又令其夾擊鄱陽之賊矣撫建之賊聞竄宜黃一帶恐其由新淦渡河竄入瑞臨以窺九江如公最初所料也鮑公夾擊一二仗後再由湖口赴潯尙不遲否上溪休甯之賊據探均回徽城及績溪旌德一帶無續入婺源者徽城之賊攻休甯城凱章堅守不出去亦不追賊

之進隊有序收用連環是深於戰事者未可輕視尊處生擒賊
供徽郡無賊其言不可信大抵賊黨不知賊情更甚於我軍長
夫之不知軍情也厯口之賊已經朱雲崖擊退目下嶺外之賊
亦不下四五萬幸不甚悍耳

覆胡宮保

武漢無恙雖黃安黃陂失守無損大局卽德安或失亦尙足支
至幸至慰我公辛苦再造江漢不目擊其又罹浩劫或者可以
解憂可以卻病乎葉醫因樂平有賊移徙江西省城派去戈什
哈卽赴省城尋求能挾之由九江赴太湖當稍速耳鮑左不能
援省當併力會剿景鎮僞侍王一股如能得手則祁黟休三縣

軍民乃有米可食日內思進攻徽州一次亦欲通一路以取浙江之米也

覆張凱章

僕至漁亭擬至齊雲山一觀勝境閣下進剿徽郡諸事繁冗僕不遑至休奉訪也羊棧五營合之靈字三營實在隊伍不滿三千若羊棧各營不赴徽則靈營人數太少不足當一路來示圍三缺一之說恐賊無路可走也聞徽郡東西闊極寬我軍人數不滿九千尙不能圍一半此次進攻以東面爲最要若東面無兵進攻則賊斷不畏矣閣下用兵事事可法惟開仗時分支太散隊伍太少如晨星之落落不足以懾賊之膽轉足以長賊之

氣人皆以此議閣下之短上溪口一役攻休一役貴軍隊伍較往時獨多人又以此服閣下之不測此次攻徽仍請閣下多派隊以振軍威

與朱雲崖李申夫

今日各軍攻徽午未閒天忽大雨想難得手此時查明祁門火藥若干子若干斤米若干石此三件最爲要着守住一二月如安慶無人來援再行全軍衝出亦未晚也子藥米三事不足則難以堅守請與糧台一一查明確數祁門非用眾之地賊若於初八以後來犯有湘強靈等營似足禦之惟各營究不甚堅固余欲於南西南門外修石壘數座限三日修成一座每座少者

住一哨多者住二哨斷不可再大其做法與湘勇平日土梁子無異但較小較堅較壁立耳高或丈六尺或二丈爲止厚做敦仁礮之式下一層做礮洞三四个中間全不做鎗礮眼頂上仍做垛口做于牆其貯水貯米貯子藥三處做敦仁礮之式其兵勇住宿仍支帳房有願蓋瓦屋者聽大約數法皆備一厚也二下層礮洞也三開門甚高用梯出入也四貯水米子藥有定所也此用修礮之法一垛口也二圓圈也此用修城之法一內支帳棚也二外挖深壕也此用修梁子之法請雲崖與鄧委員商定試做兩三个以爲住一營之用全用礮局工匠派勇監工多用磚少用石便快矣

致張凱章

今日西路州前強中等營業已敗挫明日北路亦不必進攻請與各軍整齊隊伍妥爲收回

現在景德鎮已失徽州府未克祁黟休三縣四面皆賊米糧接濟已斷軍民坐困其中應如何設法支持酌擬三策公同核議一策堅守祁黟休三縣老湘營四千守休甯朱唐五千人守祁門江軍門帶徽防各嶺兵守漁亭靈禮峯七營作爲游擊策應之師祁休漁三處何處有警接應何處躡紮廬村不作堅守之局國藩帶五百人出嶺至東流桃樹嶺以內靈禮派隊護送桃樹嶺以外鮑軍派隊迎接國藩一日不出嶺景德鎮之賊一日

不鬆現有之米糧子藥均勻派領國藩至江濱再由陸路搬運
來祁如接濟實斷則各軍二萬餘人一概擇賊少之地衝出大
約以堅守兩個月爲期

一策棄祁黟休三縣不守分兵出剿老湘四千朱唐五千禮宇
一千會剿景德鎮與左軍夾擊鎮賊江軍門帶徽防及霆峯各
營隨國藩赴東流建德鮑軍由湖口九江赴瑞臨內援現在僞
忠王一股已至樟樹鎮江西可危兩湖亦大震糧台軍火米糧
船隻隨老湘朱唐沿河而下庶軍士無挑運之苦而有兩月之
食印委文武各員隨國藩赴江濱紳士願隨者聽惟三縣百姓
不能隨行可哀可憫國藩當出示自明愧憾以謝百姓并奏請

嚴加議處請 旨另行簡放 欽差江督以明不能保此三縣之咎

一策全軍由賊中衝過直赴蘇常由太平旌德廣德州直赴宜興以趨常州沿途出示百姓自有助米者嚴禁擄掠除子藥外輜重一概不帶帳棚亦少帶

以上三策請江軍門張觀察朱總鎮營務處糧台忠義局各定一議

致鮑春霆

各營進攻徽州城未能得手日內尙當再舉猛攻一次景德鎮之賊雖多聞尙不如黃文金一股之悍務懇貴軍由鄱陽進攻

蓋米糧既斷鄆縣林之軍心必搖動遂成坐困之勢若令軍士三萬百姓數十萬坐困於此國藩亦不忍獨出嶺外也惟閣下進兵至最鎮總須近水師以通糧路至囑至囑

覆左平高

初五日奉復一緘不知何時可到是日各營進攻徽州午刻薄城忽值大雨湘前強中等營敗挫傷亡近二百人老湘霆字等營幸無損失機勢殊覺不順凱章之意欲再舉猛攻一次蓋各處皆死路惟攻徽是一條生路也若能攻開擬請貴軍進駐婺源且堅守徽郡六縣以爲吾輩根基若不能克再行熟計然棄三縣而出嶺外東建亦非足以自立之地若舍皖南而全置不

顧盡竊入江西境內或如尊指挈師赴潯則過於避難就易亦未敢出此也鮑軍本應由潯赴瑞臨目下此間圍困若此不能不請鮑公先期景鎮弟與江西文報久隔竟不知腹地作何糜爛之狀接來書詢弟自定大計弟自奉江督之命奏明從皖南進兵入吳旋奉督辦皖南之命又奉江南大帥之命是江南與皖南弟之汎地也除堅守祁休黟三縣力攻徽州外惟東建尙可移駐閣下欲弟赴潯李少荃欲弟赴省以固根本似俱不可至貴軍不可舍我而去公義私情尤其次也惟弟與兄二人愈合愈近或可兩全愈離愈遠則必兩傷鄙見敵處仍攻徽州貴軍從樂平北攻景鎮鮑軍從鄱陽上攻景鎮徽州果克

則景鎮非我之咽喉置之不問可也徽州不克祁門另出一支由藏家灣以攻景鎮方今鄂省糜爛贛江以西又糜爛斷無策斷無勝算能打幾好仗便是勝算耳祁休米糧勉強可支兩月任星元水師張太守糧台各船須在角山前一帶遠亦在康上爲妙若出湖至建德則相去近九百里呼應不靈矣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一切此間自二月晦日陳鎮挫敗景德失守祁黟休三縣米糧接濟已斷不得已進攻徽州悉在祁之精銳竭力一舉各軍甫薄城下天忽大雨唐桂生兵敗傷亡二百人軍械拋失不少日內仍當進攻一次鮑軍本應由省城以救瑞臨惟目

下侍與左公皆圍困之中不得不請鮑公先由鄱陽以勦景鎮
左公獲大勝仗乃至樂平公病日重而目睹時事無一不增憂
灼論世局之艱危則下走高位虛名實不如速死之爲愈論意
氣之相孚則此數人者實有不可死不可獨死者匆匆奉報

致胡宮保

日來未接惠書不知希菴中丞至溫口後勦辦情形如何此間
自景鎮失守以後米糧接濟已斷軍心民心未免搖動不得已
悉力進攻徽州小挫一次已成四面圍困之象現調鮑軍由鄱
陽進攻景鎮左軍亦由樂平夾擊景鎮冀解祁門之困惟僞忠
王一股銳意內犯廣信三城未破進擾撫建撫建兩城未破進

擾崇宜現聞焚燒樟樹鎮瑞臨及省城均屬可危而賊之本意則專在解安慶之圍欲解安慶之圍必力爭上游江濱之城現在黃州一城已被賊踞忠逆或由瑞州安義以犯九江府城或由興國通山以犯湖北省城皆意中事國藩前本擬令鮑軍專防此路今祁門被困鮑軍急切不能赴潯應請閣下預爲籌防鄂中目下兵力自不能兼顧潯郡但鄂垣城守事宜雖黃州已克猶不可稍爲鬆懈特此奉達伏希畱意國藩與江西省城文報不通已逾半月不知忠逆蹤迹現竄何處江省無毅然任事之人尤用憂灼

覆許仙屏

接奉惠書久未裁復又辱手簡伏審纂著日精至以爲慰此間
軍事自徽甯失後局勢過促地小無舞袖之方夢中無伸足之
處十一月普軍敗挫建東都鄱浮彭六邑同失祁門老營孤懸
被困幸左鮑將黃逆一股擊退方慶更生而僞侍王李世賢一
股又陷樂平景鎮斷我後路塞我糧源現以左鮑兩軍夾擊景
鎮而老營抽兵力攻徽州若二者能一處得手庶米糧可通不
使三萬軍士盡陷重險之中撫建股匪深入腹地本擬檄鮑公
由省城援剿因景鎮之變不能不令先援老營聞樟樹已失不
知瑞臨得保無恙否珂鄉罹水火久矣劫數猶未滿耶來示詢
及古文之法僕本無所解近更荒淺不復屑意古文者韓退之

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名號雖殊而其積字而爲句積句而爲段積段而爲篇則天下之凡名爲文者一也國藩以爲欲着字之古宜研究爾雅說文小學訓詁之書故嘗好觀近人王氏段氏之說欲造句之古宜倣效漢書文選而後可砭俗而裁僞欲分段之古宜熟讀班馬韓歐之作審其行氣之短長自然之節奏欲謀篇之古則羣經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如人之有肢體室之有結構衣之有要領大抵以力去陳言戛戛獨造爲始事以聲調鏗鏘包蘊不盡爲終事僕學無師承冥行臆斷所辛苦而僅得之者如是而已自頃羣賊逼處無日不在危機駭浪

之中偶一展卷都無意緒不足仰報故人勉惜分陰以光絕業
瞻企不盡

覆胡宮保

接惠書知玉體稍痊夜能成寐此最好消息慶慰無已觀所致
希菴逸亭信切當事理賊非必果不可破而事機往往差錯如
鮑公由下隅坂至鄱陽不滿二百里而乃坐船赴湖口迂繞三
四百里遂令邪賊軍心震恐乞公爲我催之侍近惡聞高言深
論但奸庸言庸行雖以作梅之機竇亦嫌其立論失之高深其
論公之病侍亦虞其過於幽渺願公從庸處淺處着想聖人言
不逆詐不億不信吾輩且當不逆死不億不起以爲養生之法

不逆敗不億不振以爲行軍之法公爲莞爾否耶

覆吳竹莊

惠書具悉此間因景鎮失利餉道已梗眾思力攻徽州以通浙中接濟因天雨小挫傷亡二百人賊匪焚村劫營驚潰者八營休祁各軍士氣日減只能堅守不能進戰專盼左鮑攻克景鎮庶可轉危爲安閣下防守湖口咽喉要地斷不可輕動一步現有公牘飭閣下綜理敝處往來文牘目下防務尙鬆請派勇夫馳送將來防務喫緊再行添雇民夫總須選擇捷足無以跛鼃充役也貴營操演日勤甚慰尤以禁止擾民爲第一義無視爲老生常談而或忽之

致李希菴中丞

潯口惠書敬悉一切黃德雲夢等處雖陷得雄師分投防剿又有駱帥援師從西而下北岸終可無虞潤帥病體聞近日差就痊愈精神亦漸軒爽似不至有它虞南岸危險迭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自二月中旬饒河梗阻祁門運道不通至三十日陳鎮一軍敗潰景德鎮失陷尤爲切膚之災眾議力攻徽州通浙中接濟之路紳民亦謂徽州一克則餉項取之本地卽不甚缺三月初二派各營攻徽人數近萬初五日小挫一次傷亡二百人失兩營官十二日再攻一次是夜焚村劫營我軍二十二營之中驚潰者八營士氣日減賊氛大長目下僞侍王大股盤踞

鄱陽景鎮一帶僞忠王大股由撫建內竄樟樹新淦一帶景鎮之賊日內力撲左營若待鮑軍趕到兩面夾擊或可殲此強寇侍逆破而後餉路可通忠逆破而後釐源可開二者均大不易也祁黟休三縣本在危困之中然平日不能預籌全局此際斷無舍軍民而它去之理但堅守以待景鎮安慶之佳耗而已

致胡宮保

接惠書敬悉玉體日痊精神清爽至慰至幸此間攻徽州者近九千人賊匪焚村劫營我軍驚潰者八營士氣大減賊氛日長雲崖等勸急回祁門實則祁亦不可恃也春霆自湖口起行赴鄱不知左公能在樂平久持以待鮑軍之夾擊否江省有劉勝

祥張運桂二營似可無虞此外則皆值阢危之際侍往時自處過亢近日學公之虛心略有入處而時事相迫日處危機駭浪之中不克從容漸進昨勸公不逆不億侍日來逆億殊甚且近慌亂尤以爲愧

覆吳南屏

弟以徽州戰事自祁門來休甯西垣詩集尙未得見此君要自迴出輩流七律尤爲卓絕經閣下爲之排定付刻知去取自有義例逝者爲不朽矣國藩於詩本無所解當道光辛丑壬寅閒於西垣詩卷妄有評隲追思多可笑者閣下不概刊落而附贅其上適足以點污西垣王介甫詩云瓦亦有破碎豈但我血流

此事亦有損於西垣豈但弟之恥哉

覆吳子序

建昌無兵無餉堅守二十餘日可謂奇功尊處異軍特起足壯郡人之心而塞逆賊之膽弟自去冬以來艱險萬狀無一旅往援建昌引爲大疚此後建昌之守應如何而臻永固請閣下與印山太守及諸官紳議一長久妥善之策當卽照所擬辦理僞侍王一股綿亘鄱樂浮景婺等處二三百里爲數不下二十萬左軍屢次痛剿驅之東還目下江西北境一律肅清而舍弟安慶一軍又被四眼狗圍逼一波未平一波復起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附片一件鈔呈台覽可以得其梗概

覆左季高

接到專差惠書鄱景浮樂一律肅清敝處乃得確耗遂定鮑軍
救援江北之計公牘中請閣下以二千人守婺源五千餘人進
屯溪又請閣下自行斟酌或以五千人仍駐景鎮大約休甯爲
皖南必爭之地凱章辛苦得之必不肯棄守婺源則與休祁爲犄
角之勢故弟屢請閣下撥二千人守婺其全軍或紮景鎮以固
根本或赴屯溪以圖進取則請卓裁主之弟不敢妄決也李秀
成破吉安後仍下峽江其爲由瑞臨以窺九江不出公最初所
料一着已無疑義目下公與鮑軍皆不能由潯內援故弟函咨
官相求派劉盡臣一軍赴瑞臨更求閣下函咨催之忠逆一股

江西兩湖之公患也。弟出江濱聊壯北岸聲援。事局少定。仍當入山與公相依經營。皖南不能不從山內着力。侍逆本與陳楊黃并稱。而其多且悍。似過於楊黃。而等於陳狗。公此次破賊解休祁之圍。困振江皖之軍。威有功大局甚偉。不獨弟之私感也。惟新軍初立。頻奏奇捷。仍望慎之又慎。終始以分兵爲戒。以持盈爲懷。是所至懇。潤帥病已痊。可請釋屢念。

致胡宮保

侍以初一日抵東流。鮑軍可由華陽鎮北渡宿松。尙有賊踞侍意。欲酌撥四五營守石牌。凡官兵無不畏抄後者。雖有三萬人前進。苟聞有賊二千人躡其尾。則人人狼顧。若以二千守石牌。

與太湖爲犄角之勢則鮑軍進剿集賢無宿松後顧之慮矣且糧路清楚軍有後繼數善皆備閣下如以爲然則請於成胡二鎮中派一人駐守石牌一以防黃蘄梅宿諸賊之續至一則防狗逆之回竄以多鮑爲正兵以成胡爲奇兵似更完善請卓定卽行

覆左季高

一來示稱侍逆如東趨玉山上饒廣豐固將迎剿卽由華埠北趨亦必追擊但不入浙耳極好極好貴部目下專辦侍逆一股與之周旋於饒信徽三郡之間不獨屏蔽江西之北境卽休祁凱章等各軍亦得以保全糧路不至圍困於重山之中弟請貴

軍以小支守婺源以大支進屯溪厥後又言以小支守婺源以大支駐景鎮不知閣下於兩說中果用何說弟所以兢兢於休祁黟者一則皖南係弟汛地不敢輕棄尺寸之土一則徽屬六縣每年可獲六十萬金卽無歛績二邑亦尙可得五十萬此時若忽視山內諸縣將來再入山內千難萬難矣貴軍在饒信徽境內則可至撫建境內則不可區區愚忱尙祈鑒亮

一僞忠一股現在瑞郡上游吉安吉水永豐新淦一帶已無賊蹤其爲窺伺九江不出閣下最初所料已無疑義弟現飭吳竹莊守湖口之千五百人萬泰之兵丁義方之水師協守潯城似尙足支十日半月省城有張運桂劉勝祥二千人亦可無虞惟

西路無兵痛勦爲江西兩湖之公患魏質齋新值大捷之後計
湘中必令其防勦袁州一帶湖北亦必令劉蠡臣防勦興國武
甯一帶來示以其圓美未敢深信鄙意僞忠亦實非悍賊劉魏
或足制之至貴軍赴贛水以西則斷斷不可蓋東建都湖彭鄱
浮樂德婺安貴等屬處處空虛閣下搖足南行則周圍千餘里
皆爲賊有不特休祁各軍困於垓心而江西之北邊糜爛矣弟
所以必畱貴軍在饒信徽三府境內一以保江西之北路一以
保休祁之後路也

一希菴在上游瀝口爲德安等處之賊所牽賊於黃州蘄州黃
梅宿松等屬處處有一股距守城池希菴縱能了清上游勢亦

不能回顧安撫現令鮑軍於初二日自華陽鎮渡江會同各軍
進剿集賢關之賊多公大破林紹璋洪仁珥股匪又敗黃文金
一股於高河鋪若再得一二勝仗桐城各股可以肅清多軍可
專心擊集賢關矣

一閣下用兵外間同聲欽服惟議其牆不高濠不深亦眾口所
不滿以後請更於濠牆加意

一潤帥病已大愈此近日第一可喜之事茲將渠信稿呈覽

額率希菴中丞

兩次惠書敬悉一切二月初間左鮑擊破黃文金股匪本定移
駐東流之計業經遍札各處并具奏矣旋因偽侍王李世賢大

股竄入饒州樂平窺伺景鎮左軍分八營在甲路小挫遂不移
營仍駐祁門亦經附片具奏自二月中旬至三月二十文報糧
路斷絕景鎮淪陷陳公陣亡左軍隔斷徽州兩挫此三旬危險
之際鄙人不肖移出嶺外逮左軍大捷鮑軍亦到侍逆遠遁饒
景浮樂一律肅清卽定計移駐東流現已於四月朔日抵東流
鮑軍自下隅阪渡江救援鎮賢關雲崖亦帶五百人赴舍弟處
助守牆壕業已堅守十三日內外濠應可保全又有厚菴在舍
季弟處成胡兩軍擬商令駐守石牌以防黃蘄梅宿等賊之續
下又以防狗逆之回竄閣下專辦上游德黃等賊可不顧慮下
游矣南岸軍事兩大股勦退後似已大有轉機而僞忠一嚴被

吉安後又陷瑞州不獨江省西路糜爛卽湖北興冶崇通各屬處處可危望閣下派靖臣觀察一軍專勦此股江西兩湖皆受其福至懇至懇

覆張凱章

四月初一日行抵東流朱雲崖已至舍弟營內助守牆濠矣狗逆至安慶已十四日各營堅定穩守或可保全無恙鮑公至下隅阪因風雨太大渡江尙未完畢多公在桐城與僞璋王珩王大戰獲勝又與黃文金戰亦獲勝必須將二股痛勦退去然後能來集賢關與鮑公會援安慶耳上游黃州德安兩府城及隨州雲夢蘄州黃梅等城均被賊占踞時時有窺伺武漢之意故

希菴不能回援下游休甯城內尙有尸骸臭腐之氣務須設法薰洗并令軍士種蔬喂猪凡飲食之需皆自食其力不必買之市廛不特省錢兼可卻病也

致多禮堂都護

久疏音敬伏審勳福并茂蓋勞日篤實爲朝廷得人之慶欣慰無已狗逆倡撲集賢關舍弟一軍前後受敵危險萬狀幸雄師屢捷賊醜稍衰俾舍弟得以堅守無虞大局之幸不特鄙人私感也聞閣下急思進援集賢關因爲黃老虎及璋玕各股所牽制不能遽來待天氣開霽想必先謀暴虎再謀屠狗弟撥春霆一軍來北岸助剿已至華陽鎮應由何路進兵何處會合請閣

下酌核知會春還爲荷困獸猶鬪狗逆必挾全力決一死戰應請閣下統籌全局調度一切庶收同心同德之效

覆劉霞仙

接奉惠書知去年八月曾有手函見逮不識何處浮沈至今未達又審去年六月奉寄拙函似未入覽其墨刻擬峴臺記二分果寄到否簡帥閣中之行若果握督篆較之兩江無尺寸之土者難易迴別閣下佐之自可日起有功若以寓公專辦軍務則呼應不靈奏效較難鄙人已歲遲遲不敢西上者非畏蜀也畏作客也此間軍事狼狽萬狀逆黨救援安慶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湖北則陷德安黃州隨州蘄州雲夢孝感黃梅宿松諸郡

縣以牽制我軍而狗酋自率三萬眾直撲安慶圍偏舍弟等之營濠江西則僞忠王由廣信撫建竄入腹地連陷吉安瑞州吉水永豐峽江奉新諸郡縣以塞我餉源而僞侍王又率七八萬眾橫亘饒州景鎮樂平等處專與鄙人暨左軍爲難二三月間自度入於坎窞無復生機頃幸左季翁迭次力戰擊退侍逆一股僥景肅清而舍弟堅守安慶營濠與狗酋相持已二十日多鮑兩路赴援似可無虞惟鄂中德黃各城猝難遽拔而僞忠新自瑞州逸出或竄九江或湘或鄂均未可知腹地糜爛餉源兵源兩無可恃用是心悸不知所以爲策頃以徽事已鬆移駐東流來示所指 溫旨垂詢之事潤帥業已覆奏天下滔滔吾輩

豈有安居之所亦惟內省不疚聽其所止而休可耳

覆易昀

菜種須專人至江西去買不可稍涉因循此事須認真一則民生在勤可以省錢二則夏閒多食佳蔬可以免疫陳都司招勇并未奉札請卽嚴拿懲辦多殺數人此風自息僕於三年在長沙殺人頗多奸宄斂迹去年在祁未能嚴辦將來必爲地方之害

覆吳竹莊

連接三次惠書錄示之件以閣下與某相提竝論宜台端深引爲恥痛憤難堪鄙人六年十月在江某公以平江營之敗歸咎

於僕遍張告示貼之城廂僕亦曾忍辱包羞置不與較閣下慷慨激烈僕不敢徒以空言相勸解惟目下賊氛正熾九江喫緊池州之賊竄至張家灘建德僅有陳部三營萬不可恃建德若失湖口亦喫緊潯湖兩城皆鄙人所夙懷不平者閣下前緘稱曰傷心之地誠解人之言也務乞閣下勉爲我支撐一兩月目下請駐九江建德若有疏失卽請台旌回駐湖口屆時僕當專馬飛報至貴軍餉需久缺任呼罔應請卽來東流請領此間雖極貧窘尙能以銀二三千兩米數百石佐公數日之需

覆左季高

侍逆若不破衢州必仍折回江境或由雲際關道閩境以竄建

昌或由河口港口等處以擾上清而達撫建貴部能於鉛山弋陽境內截之則不致尋僞忠故轍否則渠奉僞詔以擾江爲救皖必深入腹地而後可免於咎責也侍逆驅除之後仍請大纛回至景鎮一則來示所云華埠等處難辦米糧仍須取道樂景以赴婺源一則建德新失恐賊由石門以窺景鎮饒信徽三府二十一屬皖江與浙交匯之區賊所屢爭不一爭之地也貴軍在此三郡威德已著事機尙順請卽周旋於此二十一屬之中不必攻堅而自足制賊之死命不必展轉馳驅尋賊開仗而賊自不能不奔突以投閣下之羅網誠使陳狗楊麻劉官方李秀成等凡有入二十一屬者皆受創而去則江西之北境日安皖

南之軍威大振而貴軍誓不攻堅之志亦可遂矣惟地段太廣兵力太單能游擊則無人駐守能駐守則無人游擊不駐則師無根基不游則師無遠勢皆非可久之道應請閣下募足步隊萬人以二千守婺源以二千守景鎮以六千爲游擊之師益以馬隊數百即可縱橫如意婺源城極易守茶鹽釐務所獲頗饒景鎮爲三府總匯之地又係閣下苦守苦戰而得之者苦堅築石壘數座不特釐務可圖且祁休各軍得所託命弟自去冬以來屢勸閣下駐守景婺兩處者以兵勢餉源皆不可不以此兩處爲重也其添募一節卽日另備公牘奉達冰案安慶軍事平穩多公獲一勝仗狗逆意欲先攻多公挂車河營盤然後再援

安慶席無後路之虞今反爲多所敗又水大不能驟回鮑成各軍業已紮集賢關徇回亦有以禦之皖城或終可圖也建德之賊日內無他竄信息李金暘被擒後自安義逃回已入省城矣

覆胡宮保

李金暘本非國藩所願調因左帥之緘咨而照轉行之未敗之先已批台不准發餉不准在江西境內竝參革不准畱營旣敗之後函復中丞則謂李金暘降賊之說難保其無但不可憑張光照一人之供恐未戰先逃者架誣其上云云今李金暘果自賊中逃出去省自首則侍之所言不爲無驗大抵亂世之所以彌亂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侍不如

往年風力之勁正坐好讓公之稍遜昔年亦坐此耳

覆周子佩

自去歲十一月初以來黃文金李世賢劉官方三大股各十餘萬眾環繞於祁門之左右前後無一日不戰無一路不梗幸左鮑及張凱章諸軍竭力支持得以化險爲夷轉危爲安後路一律肅清皖南漸有起色而皖北四眼狗率眾上犯連陷黃德等二府五縣狗逆派其黨踞守而自率悍賊回援安慶拊官軍之背不得已調鮑軍北渡救援安慶弟亦移駐東流就近調度仰託聖主威福安慶能迅速克復則湖北之黃德江西之瑞州三府暨各縣城皆可次第掃蕩而金陵亦可徐圖若安慶不復

則大局日覺難支中夜以思寔深愧憤賤體託庇平安惟幕友
太少事事躬親日形衰憊

覆胡宮保

靖臣一軍昨復秀帥希帥信皆止調矣連日狂風苦雨江漲丈
餘氣象陰森寒重無雷豈上游有出蛟處耶抑不利於軍事耶
聞狗酋在賊中亦極孤立璋珥忠侍各逆皆貌合神離積怨甚
深或吾輩極苦難困橫之時賊中又將內亂以稍紓官軍之急
耶請公少寬懷抱以待事機之轉

覆毛寄雲中丞

自去歲以來敝處危險迭見日在驚濤駭浪之中不獲頻修箋

敬聞台旆開府湘中亦尙未肅函申賀歉悚不可名狀接奉兩
次惠書伏審卽日浮漢東下由鄂渚榮莅星垣大雲宏蔭使敝
鄉士民同懷衣我食我福我壽我之澤驩抃曷旣敝處軍務棘
手已久黃文金李世賢兩股各挾十餘萬眾竄擾景鎮抄我後
路斷我餉道竭左鮑兩軍之力五閱月之久幾無一日不戰無
一路不梗此外又有僞忠王一股從廣信撫建深入江西腹地
連陷吉安瑞州二府四縣又有僞主將劉官方一屢次撲犯
祁門老營直至三月之末驚魂稍定驛路稍通皖南軍民方舉
觴以慶更生而四眼狗陷黃德各屬後又率悍黨回援安慶直
拊官軍之背不得已調鮑軍馳救江北弟亦移駐東流就近調

度仰託 聖主威福能將安慶迅速克復則湖北之黃德江西之瑞州各城無難次第掃蕩卽金陵亦可徐圖若安慶不克則餉源日竭大局日壞綿薄如弟深恐上負 國家之委任下辜良友之期望中夜以思憂憤何極敝鄉近年以來兵勇徧布數省頗有人才淵藪之稱實則崖搜谷採楚材晉用而故山反爲之一空倘有大股闖入殊恐無以應敵閣下泣湘初政仍祈以物色將材爲先務在外如胡左李諸公在籍如郭氏昆仲皆與閣下契合有年若一一周諮則統領之選偏裨之才皆可屈指而得之來示垂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竊以人存而後政舉方今四方多難綱紀紊亂將欲維持成法仍須引用正人隨事納

之準繩庶不泥於例而又不悖於理胡宮保辦事不主故常而求賢甚殷耳目甚長閣下若遇疑端與之函商必能裨益高深勝弟數倍二十餘年同年至交今幸同膺疆寄而來函猶附謙版萬不敢當謹以奉璧弟亦不另肅柬

覆鄧寅階

斯文精華亦係古文中最善之本尙不如文選之盡善文選縱不能全讀其中詩數本則須全卷熟讀不可刪減一字餘文亦以多讀爲妙蓋京都田獵江海諸賦雖難於成誦而造字形聲訓詁之學卽已不待他求此外各文則并無難成誦者也

覆左季高

侍逆一股徘徊於江常玉廣之間其志仍在內竄江西腹地蓋金陵逆酋之計安慶一日不解圍則內犯江鄂腹地一日不歇也毓右坪兄欲閣下分兵往援西路瑞州一帶來示亦以章門根本爲慮鄙意章門三路皆水僅進賢門一路有劉張二千人駐守決可無虞至分兵之說則弟已屢次上陳其不可以目下形勢而論貴部萬不可離饒廣徽三府第一須將侍逆一股驅除不令其旋退旋來第二須回駐景德鎮防剿劉官方一股劉賊陷建德已十日有眾萬餘計必犯鄱景等處第三須駐守婺源保休祁諸軍後路若景婺鄱三處皆賊則祁休諸軍坐困弟無以對江張諸公乞亮我愚忱也右坪中丞不知貴軍之不可

分又不知建德之再失若知建德已失必不願台旆西行矣尊處餉欠三月容卽告台速籌保此勁旅北岸事皆落賊計之後徇逆現在桐城不日又將內犯腹地大約北岸安慶弛圍南岸棄休祁三縣皆下策而不能不出此言之內傷

覆胡宮保

惠書內鈔省城公局一緘希菴請自謀黃州一緘多都護自請回軻上游一緘聆悉一切鄙意以成武臣軍還之希帥令其進圖黃州或不近城下專爲北岸游擊之師鮑軍南渡援剿潯瑞武義興冶等處專爲南岸游擊之師上游有兩枝活兵大局必有轉機至徇箇千方百計無非爲安慶解圍而設其精銳之賊

必仍在懷桐兩處現在江水盛漲沅甫守內外濠兵力尙數分
布禮帥馬步之強甲於諸軍禮帥主剿援賊沅甫主圍城池又
有潛太后牌三處堅守以保糧路必臻穩固以鄂省論之上段
有金劉圍攻德隨之師中段有希霆兩岸游擊之師下段有禮
沅援師圍師似俱有七八分把握閣下如不以鄧見爲然侍亦
當於節後調鮑軍至南岸由潯趨瑞蓋今春以來敝處屢次調
鮑公援省援撫援潯厥後皆中途改議失信於江西官紳多矣
四月瑞州郭李敗後毓中丞迭次函咨調鮑援瑞侍皆咨復應
允斷不可再行失信霆軍至南岸後視僞忠王所在而剿之或
在江境或在鄂境決不敢稍分畛域但須從瑞州武義入手庶

有以對江西官紳而霆營亦易於領餉耳

覆胡宮保

一公赴上游似不宜身臨行閒應請卽駐省城以保省垣及籌餉二事自任目下鄂中所患者不僅在外寇而在省城條理頗紛用人稍雜公回省則武漢固於金湯而餉項亦必有起色一肢體雖大鍼灸不過數穴疆土雖廣力爭不過數處目下江所爭者省會也九江也湖口也廣信也贛州也鄂所爭者省會也二漢也荆襄也黃州也江鄂及東南所共爭者懷桐也自此以外不必處處兼顧忠逆如果由義甯竄入鄂境只要省城有備如崇通興冶等處且可度外置之

一希帥來謀黃州極好不必遽冀克復但三面水軍一面希營
自可遏賊之四出焚掠成軍歸併希公胡軍或畱石牌祈酌之
一搜獲僞文狗酋之逃專避鮑軍之鋒待鮑軍回南岸狗與璋
黃等仍回懷甯尋戰侍前擬端節後調鮑援瑞今且緩調僞文
抄呈又池州僞文亦抄閱池郡空虛之至當商厚菴圖之
一公赴上游仍以坐船爲安計當在吉水溝登舟侍當棹小船
至華陽鎮一辰良覲求先示行期

覆胡宮保

手書竝密件竊幸與鄙見相同惟謀雕勦之法則大爲失算賊
處處以堅守拒我雕勦者亦何所施其技不過擒斬數十先鋒

新脅之賊而已左公常議吾輩宜謀野戰不宜攻城不知苦無
野仗可打四眼狗尙不肖與楚軍野戰況他賊乎

覆張小浦

頃奉惠書敬悉安抵珂里廬慕展恩仁孝動於神明義問宣於
遐邇企仰曷旣敝處軍事自去冬以來日形蹙蹙逆黨救援安
慶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北岸則攻陷鄂之黃德等二府五縣
狗逆自率悍黨回竄集賢關撲我圍島之背南岸則饒州景德
鎮等處常有十餘萬眾斷祁黟之餉道而忠逆別出一枝由廣
信撫建竄入江西腹地連陷吉安瑞州等城今雖勉強支撐未
弛安慶之圍而內地糜爛餉源大絀積欠至五六个月計半載

以來除余際昌霍山失利外各軍並未挫損而局勢幾不可收拾聞僧郢在濟甯袁帥在臨淮均不得手天意茫茫未知何日厭亂附告一二以答盡系

覆胡宮保

手教敬悉血證不止懸系之至急思趨晤而勢不克赴太湖惟望台旌由華陽鎮經過敬候起居耳賊之精神全注懷桐吾輩亦當以全副精神注之成武臣調赴上游侍當另調數營以益鮑軍之力有三事切陳於台端必求俯從一曰斬黃之閒斷無野仗可打不過頓兵城下壘下而已請公不必帶兵赴斬親臨行間二曰希菴來謀黃州兵力不可太薄宜以成武臣七營還

之希與成不可分爲兩軍胡鎮三營須俟石牌有替人到再行
歸併希處三曰台旌宜逕還省城養病以慰眾心籌餉以圖可
繼不宜徘徊中路使各處人心懸懸以上段省城自任以中一
段斷黃付之希菴以下一段懷桐付之鄆人與楊多諸公仍請
由華陽鎮行走俾得走送豈敘千萬千萬

覆葉介唐

頃奉惠書知尊體違和急思卸篆以資調攝又以墨經從戎怒
若荷不安於中者長言永歎形諸簡牘之外伏讀增歎尤用佩
仰古人所以嚴辨於此專問寸衷之有所利與否有所利則雖
合於經依於律而無解於內省之疚無所利則雖稽經諏律不

必盡符而有識可共信卽鬼神亦可共諒如胡宮保之三年金
革與閣下此次之強起從戎無論愚智皆知其毫無利益何必
介介於懷徒增鬱抑以琢天和而損遺體願小名而失大孝願
卽日曠懷自玉一切委棄不問專意珍攝以保有用之身至囑
至囑

覆楊厚菴

專丁至接惠書代奏之件卽日當由驛拜發水師照料義不容
辭惟戰守機宜素非所長又與前敵相距過遠應如何而免於
疏失想閣下必籌慮周密也劉瑯林就擒大快人意水師營哨
必應越級優保四壘之破潤帥推敝處主稿具奏國藩推秀潤

主稿其擒拏劉逆始末請閣下分咨各處營官哨官應隨摺超保者亦請於咨末酌定春霆一軍竟不能不調援瑞州等處以慰江西官民之望擬日內飛牘調之

覆鮑春霆

貴部百勝之師近因副左右營不甚得力新三營有黃州之挫深以爲慮幸四壘攻破數千悍賊駢首就戮劉逆亦生擒支解軍威大振士氣全伸再加休養兼旬元氣自可全復前所慮者當無虞矣江西官紳士民望貴軍有如望歲祈卽日料理南渡以慰豫章萬眾之心副中副後兩營聞黟縣失守恐難遽來到九江時必可會合耳

覆劉磐室

嶺賊新破黟縣克復欣慰之至聞左軍已至景鎮糧路不至梗
塞應可安嶺內軍民之心江軍門專事驚慌全無主意書函不
可盡信若非賊圍柏溪營盤朱軍不可輕易出隊凡出隊有宜
速者有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賊先發制人者也宜遲者賊來
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
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爲主不喜作客休邪黟諸軍
但知先發制人一層不知以主待客一層加之採報不確地勢
不審賊情不明徒能先發而不能制人鄙人深以爲慮請閣下
與諸公講明此兩層或我尋賊先發制人或賊尋我以主待客

總須審定乃行切不可於兩層一無所見貿然一出也

覆李少荃

軍事日內略有起色赤岡嶺四賊壘我師圍攻兩旬傷亡至三千餘人之多軍興所未有也然四壘之賊全數就戮生擒逆目劉瑄林文解梟示於葵湖其數亦在三千以外差爲快意嶺賊竄陷黟縣亦大戰克之現飭鮑軍壹意內援由潯赴瑞無復牽綴之患僞忠一股或可次第掃除至入援之遲速鄙人亦微有權衡旣任艱鉅豈復敢避謗議顛餉竝解左軍自無不可旣屬一體又係勁旅瘠此以肥彼可也況并不肥乎

覆許仙屏

頃辱惠緘并賜書譜一冊謹拜嘉貺此間軍事自四眼狗回撲
集賢關拊安慶官軍之背調集多鮑朱成各勁旅與之力爭狗
酋知難而退匪悍賊萬人以強半紮菱湖專通城賊以少半紮
關外事保來路舍弟以大圍包菱湖賊壘而鮑成攻關外四壘
八日未曾收隊遂得全數殲擒無一名漏網者有此一捷安慶
似有克復之望現調鮑軍由潯赴瑞援剿奉靖義武一帶冀清
腹地以裕餉源珂鄉重罹水火皆國藩調度無方苦我父老毒
我生靈拊衷內疚但求它處更無牽綴鮑軍入援計亦不久可
到賤軀平善久處危地徒友星散一一須親手料理往往廢閣
扁舟如織倘肯乘風過訪一敘闊悰企遲何已

覆左季高

接惠書知台旆將抵景鎮惟時嶺賊內犯黟縣失守雖旋經克復而祁休大震軍無固志雄師一至景鎮軍民恃以不恐又可轉危爲安欣幸曷已目下局勢仍請貴軍分紮景鎮婺源兩處休息兩三月俟暑氣將退方議進取一則貴軍過於勞苦冒雨多病必須大加將養二則景鎮婺源倏得倏失必須雄師久鎮其間使百姓稍得安定邇土稍得堅凝三則景鎮有兵祁門不孤婺源有兵休甯不孤庶徽州三縣不至棄以資賊來示謂由湖口赴潯斷斷不可貴軍僅七千人防勦徽饒信三府二十一縣之地願公毋再以潯湖爲慮以章門爲慮願力雖廣兵力卻

薄且姑斂兵歇暑保江西之北境固邪休之後路已屬莫大之
功況此二十一縣之中斷不能久無戰事哉至添募萬人之說
亦不可緩查詢近年成案屯溪之釐金茶捐景鎮之貨釐磁釐
婺源之丁釐鹽茶此三處者每月實不止三萬金請公自行派
員自行收放計萬人之餉已得大半再由江西糧台協解少許
則事濟矣閣下若慨然允許弟當一面咨請添足萬人一面咨
明以贖鎮釐金由貴處派員經收此事弟思之至熟幸毋遲疑
賊已破興國通山二縣鄂垣岌岌希菴自率六營晉省料理城
守根本當可無虞潤帥自太湖拔營弟擬至華陽鎮與之相會
并約鮑春霆來一會霆營或赴江西剿瑞奉義武之賊或隨潤

帥勦興治二通之賊俟晤潤帥再行商酌

覆江良臣

柏防穩固洪禾各嶺亦俱肅清實深欣慰現既同紮一處同辦一事不必分別楚軍徽防名目凡能保國防所者皆勁兵也凡防所營壘被陷者皆弱兵也嗣後請閣下徧告諸軍士卒不准分別楚軍徽防名目卽公牘亦不准分稱貴部紮於洪禾嶺卡者請卽撤下紮於柏溪以後不主守嶺專主守營如各處平原與賊相拒者皆終年守營並無守嶺之說也

覆左季高

謝恩一事本應尊處專摺具陳會典載京卿在外者四品以

下列銜在督撫之後三品以上列銜在督撫之前閣下以三品卿出辦軍務又係謝賜物之恩實無咨請代奏之理此次業已咨來不欲紛紛往返只得照咨繕發以彰閣下謙謹之德微郡竟得收復喜出意外揆度賊情或僞侍王全股將竄擾浙東甯紹一帶調徽賊守金華蘭谿平抑楊七麻將援江北調徽賊守甯國乎第收徽甚易守徽甚難凱章四千人現駐徽城唐桂生二千人進駐休甯漁亭並無一軍係徽休糧米必經之路極不放心前咨請尊處撥兩三營赴漁亭協防現在徽郡地面太寬非兩三營所能爲力應請閣下撥四千或三千人卽日馳赴漁亭休夥一帶以保要區屢次緘商貴軍分駐景鎮婺源兩處

茲大局已變改請以三千人守漁休四千人守景德鎮浮梁竝請閣下至嶺內親蒞徽州等處察看一番經略布置俾各軍有所遵循弟俟安慶克後亦當赴徽州籌商一切建德之賊爲貴部所破賊甚驚慌若能卽日掃蕩此股則請梅村由桃樹店徑出祁門免回景鎮往返亦可少息兵力敝處擬於華陽鎮借撥數千金速濟建德貴軍但不能多耳

覆張凱章

黟縣之役賊匪盡銳入犯我軍當兵疲餉絀之際深慮人心渙散全局決裂賴閣下訓練有素士卒用命而唐軍亦隨同苦戰克城保嶺轉危爲安此非常之功不特皖南暫有轉機卽大局

亦有裨益。佩慰已。目下貴軍守徽。唐軍守休。漁亭爲徽休糧運必經之路。無營防守。深爲可慮。國藩咨調江軍門全軍暫紮漁亭。又請左京堂派三千人久駐漁亭。想不日可到。請閣下再函催左公速行。派來徽休。漁祁及景德鎮五處皆勁兵。可戰可守。皖南之事必大有起色。貴營勇夫缺餉太久。辛苦太甚。前此修整休城。此次修整歙城。備極勞勩。僅犒千金。菲薄已甚。卽日當備千金。派人送徽。以表微意。賊退之後。城中不免臭穢。務須認真灑洗。掃除或燒大黃。以辟疫氣。令弟所帶千人。做處今日。又加札催調以厚兵力。關防俟刊就。後專人送上。此間諸事平安。建德之賊下退。青陽安慶城賊米糧極缺。若能擊退。援賊克

城之期當亦不遠

覆毓中丞

閩汀之賊陸續由建昌之東竄往河口而出似是歸併浙股之
局撫建幸無疏虞養素儘可不回東路且在贛江以西遏狂氛
而定人心至以爲慰鮑軍自安慶拔營沿途阻雨隔水遲滯殊
甚又徇宿松紳民之請便道攻剿宿松黃梅之賊多都護亦思
少畱鮑軍遙爲聲援鮑公亦思少畱旬日成克復之大功濡滯
不進使弟不特失信於江省竝失信於鄂省蓋鄂中亦深望鮑
軍南渡剿辦興國一帶也然果能克復安慶鮑軍雖少遲但日
再渡南岸亦尙有裨於大局日內愁霖不止未審天意究何如

耳徽州克復意外之喜若將徽休漁祁四處守住建德再設一枝防兵則江西北境永無邊患目下凱章兵力太單深爲可慮乞閣下卽飭張副將連桂管帶千人迅赴徽州至感至禱省垣如嫌空虛可將劉勝祥生米二營調回今年大水盛漲生米得暇船數號卽足扼紮不須陸兵也弟在江省最久如此大水處處汪洋賊實不能近省以閣下之鎮定輔以德甫之老於戎行輔堂之和輯文武知必可萬全無患惟腹地久不肅清東路之賊梭不斷而大水日增將成奇災縱能克復安慶餉項亦萬不能支言念及此憂心如焚

致姚秋浦

閩賊竄陷婺源漁亭防務喫重大洪嶺脚有賊柏溪防務亦重
閣下欲峯禮豫三營改紮漁亭均歸朱鎮軍統領而江軍門駐
柏溪不動亦是補救之一法峯禮豫三營各有隱情峯營有稟
來自請裁遣極言其勇不可用禮營楊鎮魁亦有稟來告假省
親情詞痛切豫營屢請歸鮑軍統領不願歸別處統轄若此三
軍移紮漁亭人各一心閩賊果來必將不戰自潰豫營久駐歷
口深溝高壘幾費經營尤爲安土重遷不願移動凡此等軍中
隱情不可不細心體察一拂其情雖勁旅亦不得力況劣營乎
鄙意豫營萬不可動峯禮在黟在漁無甚區別介乎可動可不
動之間江軍門若移漁亭則須全軍駐漁若留柏溪則須全軍

駐柏斷不可兩頭兼顧反致誤事鄙人向不喜言分兵亦不喜言兼顧亦不喜屢調屢動此三者望閣下時時留意

覆左季高

來示言老湘等九營卽日可以到鎮閣下親率八營前赴婺源而此間有云老湘等營將開赴祁門豈閣下另有後命耶漁亭空虛嶺防告警紛紛請兵若梅村九營能至祁門則大慰祁休軍民之望矣來示以貴軍只可分爲二支此一定不移之理景鎮老營四千人斷不可少其餘二千五百人或赴婺源或赴漁亭聽閣下斟酌辦理添募萬人之說閣下不敢遽辦自是穩慎之著此時天下大亂吾輩行軍必須親自籌餉不可仰食他人

籌餉以釐金爲最便如自設釐卡數處則雖萬人而尚可敷衍若竝無親設釐卡則雖七千五百人而終亦飢餓錢武肅王征椎最重而其兵甚強其民亦不甚怨可見征商勝於征農閭下倘師其意可乎潤帥神采尙好而吐血太多委頓殊甚日來可慮有三端一潤帥病二大水三彗星未知天意竟復何如耳

覆胡宮保

專差至接惠書敬知將抵桂園靜心調養至以爲慰欬逆不止寶屬可慮審視法書神采奕奕天祚國家必佑善人宜無他也鮑春霆請打宿松失信於江西竝失信於我公旋聞安慶官軍大捷菱湖兩岸賊壘十八座一律踏平其破竝殺斃之賊與

投誠駢誅之賊實數近八千人城賊糧不過十日因照會鮑鎮
仍率全軍馳赴上游此後徇逆再來禮沅當足禦之徽州克後
歙休黟祁四縣尙屬平安附近之績溪旌德亦已無賊閩汀股
匪由江西德興窺陷婺源旋即東去左季翁日內田景鎮赴婺
順便至徽州休甯一帶巡視形勢徽州向不產米本屬難守然
皖南爲羣盜淵藪必須設立重鎮多駐戍兵庶能防賊上犯江
西之路或設戍於徽休祁門或設戍於饒州樂平戍之遠近不
同兵之多寡則一也容俟議定再行詳告

覆楊厚菴

台旆親統各營攻破神塘河賊壘直搗無爲州城兼攻壽陽聲

威大震賊膽曰寒劉官方一股自鄱陽境內折回後至建德張家灘均未住足想係回救池州青陽之故貴部餉絀異常鄙人深以爲慮尊意擬在荻港設立釐卡竝抽荻港舊縣三山坐釐事屬可行日下倣處無爰員可委候卽札飭王訓導壽祺前往抽收按月解至尊處老營由吳貞階兄轉交王李二鎮閣下如遵 旨歸省兵事由王李二鎮經理餉事由貞階兄經理鄙人粗持大綱或可不至隕越洋船過境勸其不必裝米婉言開導當可順從從前劉麗川作亂占踞上海縣城官軍圍攻不下亦係洋船接濟米糧厥後以銀四萬賂洋商洋商轉爲我用上海賊糧盡斷遂於咸豐五年正月元旦克復洋人最愛財利最講

交情凡有洋船在舊縣等處經過請囑貴部各營好好款接禮
節宜謙恭酒席宜豐厚卽有餽送水禮亦不可過於菲薄茲先
由敝處付銀五百兩請閣下轉交荻港各營專爲款接洋船零
用之公項平日感之以厚情歆之以小惠并不提起安慶城賊
之事若探明洋船有米恐其接濟然後以好言勸之以正言阻
之如再不聽然後以重利陷之彼買米與安慶城賊每米一石
髮賊可出價五兩者吾亦出五兩買之髮賊可出價十兩者吾
亦出十兩買之彼平日感我厚情臨時貪我厚利自無不允之
理目下安慶未克斷不可與洋船構釁一經構釁後患方長閣
下亦不能回籍矣九江萬護鎮泰辦理防務極爲周妥潯城賴

以保障現在南而瑞州奉新北而黃梅宿松處處皆賊萬泰辦理妥善正資熟手自不可遽議更換

覆左季高

大旆進駐婺源徽休恃爲泰山之靠貴部畱防景鎮祁門亦無糧阻之虞極慰極感貴軍僅七千人經略徽饒廣三府廿一縣之地往來策應其功極廣其事極勞而欠餉過多鄙人且憂且愧古人謂天下之患有土崩有瓦解鄙人竊謂軍營缺餉其拖欠者亦土崩也其頓斷者亦瓦解也若貴軍能自設釐卡幾處縱無補於土崩之患猶可稍救瓦解之急區練之不可用鄙人持議頗堅今感公意諄諄當稍變前說擬令李濟元募勇五百

人隨同楚軍打仗一切口糧軍械由糧台發給團練本民捐民辦之事李濟元之位望不能令建德人出資供之故仍由糧台給之也潤帥有信見寄字畫尙有精采安慶官軍將菱湖兩岸賊壘十八座一律踏平破壘殺斃之賊與投誠駢誅之賊實數近八千人較之剿赤岡嶺賊壘尤爲痛快舍弟自攻破菱湖賊壘後已將長濠縮入汎地愈短城賊愈衰萬一援賊再至集賢關官軍專顧外濠內濠防務稍鬆或無他虞彗星在太微垣北斗之間逐日南退現已退出搖光右樞之外當不足爲患矣

覆姚秋浦

左公信來已分起進駐婺源婺源有重兵則徽休穩景鎮有重

兵則祁門穩嶺內大致已安閣下仁心深識肫摯逾恆將來必有造於皖邦第下手之處宜專而不宜博譬之食前方丈下箸必先一肴錦衣百箱着體不過數襲故以善棄之說奉獻已別具另紙矣

覆萬篋軒

春閒蒙惠手緘竝賜薇枝珍藥旋又遠辱瑤簡見逮闕然不報內疚無似蓋不欲以記室泛辭上塵清聽而賤軀爲溼熱瘡疥所困不克執筆公私廢闕彌月於茲自今春以來艱難萬狀逆黨之救援安慶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江西被陷一郡五屬湖北被陷二郡十一屬皆所以掣官軍之勢解安慶之圍論者多

思撤皖閩之兵回顧腹地之急又有謂宜棄皖南祁黟等縣斂兵退保江境者鄙意皖閩弛則江北之賊壹意上犯鄂境祁黟退則江南之賊壹意內犯撫建故始終仍守原議今幸徽州已復安慶賊糧垂盡可望得手惟瑞奉武義毗連鄂南諸縣一片逆氛生民塗炭鮑軍入援屢催不到水深火熱慙無以對珂鄉父老耳

覆楊厚菴

韋部隨同春霆打行仗之說前此面訂係爲春霆在下游打援賊言之至上游瑞州興治武義一帶則不相宜蓋韋部本不免於騷擾而霆軍亦略有擾民之處春霆之才善於戰守而不善

於料理外事慣於平原而不慣於深山窮谷宜於坐營而不宜於屢次移動此次赴瑞州一帶戰守少而外事多平原少而山谷多坐營少而移動多鄙人深慮其騷擾百姓大損聲名若令羣部同去則騷擾更甚恐不爲腹地之福轉爲春霆之累特此飛商請閣下飭韋部仍紮樅陽待將來攻勦舒廬等處再附鮑軍可也

致鮑春霆

昨接潤帥信鄂中派成武臣六千人由金牛進勦興冶一帶派何紹彩三千人由咸甯進勦崇蒲一帶閣下馳赴上游不必再走蘭溪等處應在九江登陸由瑞昌武甯至瑞州乃爲妥善瑞

昌武甯二縣均與興國接壤貴軍與成武臣軍自可互爲聲援賊之悍黨在鄂境其老巢在瑞州中間必以武甯義甯爲樞紐興治一路之賊其樞紐在武甯崇蒲一路之賊其樞紐在義甯成武臣打興治貴軍打武甯則樞紐斷而瑞州之老巢可破矣不可從九江直進瑞州恐先遏歸路鄂賊不得回瑞州反爲鄂湘之累且貽袁臨之患也貴軍餉項極絀一至九江卽由江西藩庫解銀濟之毓中丞久有此意但患貴軍入江境太遲耳貴部此次攜船太多聲名大損一至九江登陸之後務須約束嚴肅禁止騷擾至要至囑

與易昀

行兵最宜講主客勞逸之分爲主而逸者常勝爲客而勞者常敗祁門出隊至白茅嶺漳嶺等處路遠天熱反主爲客未免太勞以後北路但救援柏溪西路但救援歷口此外賊雖日日犯嶺不必理他祁營種菜茂盛否喂猪肥大否有青菜有猪油糧台有米可領則此外花錢無多矣不可視屯圃爲緩圖也至囑

覆張凱章

安慶近日平安僞輔諸王由霍山太湖兩路上犯冀抄官軍之後以解安慶之圍蓋不敢直尋多公開仗令弟新募之勇聞省城發餉稍勝於徽差足慰耳徽城聞已修好至以爲慰雨洗香薰臭氣日減仍請多食蔬菜少食油葷庶免疫病凡種田種菜

有一種土氣生氣故鄉間少疫城市多疫以無土氣卽無生氣也屯圃之法請認真課之

覆胡宮保

接惠書敬審玉恙尙未痊愈希菴以公神清而志不解決不日必可康復侍亦以公血多而度不改卜真元之無甚傷損日內想亦平善至禱春霆自宿松拔營計已抵九江矣建昌失守德安亦有賊蹤省城望鮑軍往援急於星火侍已三次檄催春霆直擣建昌而下游日內援賊大動狗逆糾合璋玕楊黃及捻黨十餘萬眾分爲兩路圍攻太湖冀抄桐城多軍之後再撲安慶圍師之背侍以時勢所迫不欲屢次失信竟不能令鮑軍回援

懷桐殊深惶悸若趙沈歐胡四人能堅守潛太石牌三城挂車
河尙畱一線餉道多公當可禁此巨浪耳此自天心主之國
運主之非人力所能爲也侍瘡疾稍愈日內清釐塵牘徼休祁
黜等處均託平安蓋南岸之賊悉數北渡矣德安官軍亦宜防
大股援賊也

覆左季高

玉體小有不適日來已大愈否士卒病者次第就痊否祁門疫
氣流行婺源尙無此否鄂之南岸八屬已無一賊安義建昌失
守養素敗挫江西省城震動鄂賊全回江境勢頗浩大不知春
霆能料理肅清否金鉛貴弋一片逆氛玉山又已被圍省城屢

請貴軍撥援弟以貴軍春夏太勞欲且休息待至秋高鷹起乃始作勢一擊故咨批皆未允准請閣下趁此無事之時將新者募足萬人舊者加意將養如天之福事機順利鮑公能將忠逆一股驅至贛水以東由撫信歸併皖浙則霆軍當在信屬休息而貴軍可由廣德州東出若義旗能先指蘇境則弟稍可對吳人而公亦不辜海內之望若忠逆一股不清則貴軍仍當回翔於廿一縣之間耳安慶賊仍無走意不知有他變否

覆李希菴中丞

鄂之南岸一律肅清北岸得金劉圍攻於上成蔣雕勦於下應可漸殄逆氛潤帥病勢未愈至爲系念江楚皖豫諸將帥惟潤

帥能調和一氣聯合一家鄙人雖有聯絡之志苦於才短性懶
書問太疏遂不能合眾志以勤王事合羣力以貫金石至於察
吏理財拙才更遜百倍矣萬一有它四省大局實虞其散箴言
書院記昨已勉爲纂就交潤帥來丁帶去本欲將胡氏父子育
材肫肫之意寫出柰久疏文字機軸太生不足以副潤帥之望
覆姚秋浦

頃接惠書歷述漁屯休歛等處凋殘之狀目不忍睹耳不忍聞
經此慘劫此後徽民應無他患今欲保此子遺亦別無普濟之
法但求兵力可恃堅守數城不再爲賊所有即可漸冀休養生
息茶稅一項據稟舊章每引九錢內六錢名茶捐給照給獎三

錢白茶釐給予釐票府縣各收三分餘八錢四分充餉已批令照舊章辦理如有不妥之處請閣下察看隨時更改

覆左季高

貴部病者未愈而悍賊遽來軍無見糧旁無援應至以爲慮幸大才應變無窮當無他虞釐金告示及章程讀悉屯溪亦擬於日內興辦由皖南姚道會同祁門糧台作主秋浦正派而有血性志欲補救時艱於台端向慕尤殷諸事有相交涉者望閣下扶翊而玉成之歛縣有街口深渡兩卡績溪有臨溪一卡卽由凱章委員抽釐專濟渠軍它營皆欠餉五六個月老湘營獨欠八個月因湖南該兩月未補也四眼狗挾楊黃璋珩諸賊上竄

由蘄州境折而下行日內必再至集賢關或分撲挂車河只望
懷桐兩軍堅守半月城賊之糧斷難再支矣潤帥病日危殆閣
下前函恐交秋前後有變自鄂來者皆與尊說相類斯人關繫
極大聯眾同志而合爲骨肉設有不虞吾黨爲之短氣閣下補
太常寺卿必須專摺謝 恩或由尊處專差或交敝處附驛不
可代奏也

覆毛寄雲中丞

來緘稱謂太謙萬不敢當謹將大柬璧還以後萬弗再施重弟
之過閣下撫湘敝省億兆之福其爲久局無疑蘇藩雖未開缺
乃 聖主萬幾偶爾忘之切勿因此而存形迹至懇至懇湘中

統將多宣力於外省本境反有乏才之歎不特閤下用此爲慮
鄙人亦增內顧之憂仍當物色數人於閑暇之時招募數營在
省訓練漸成規模本省有事則調出防剿不至如九年春閒之
朝募夕戰本省無事則擇鄰氛之稍近者出境協剿兵事以磨
鍊而成欲求將才之輩出不能不爲未雨之綢繆往年倣鄉人
多持此論者因經費太絀而止目下稍足支展否此閒竭蹶已
閱半年安慶果克當有轉機餉項支絀異常近得東征局兩次
九萬八千之數真如大旱甘霖稍定軍心足慰仁注

覆黃南坡

接奉惠書并解二萬八千之款與前次七萬一批正如大旱之

雨嚴雪之炭過此極艱危困窘之時以後江西或稍肅清又可漸入亨途矣感賴何極援賊之至懷桐者以少半與多軍相牽綴以強半拊安慶官軍之背幸濠壑寬深現已相拒六日尙能堅守不搖若再相持十日半月城賊必難久支或可竟奏克復之功則大幸也提餉礮船自五月十三以後每月十三皆有船攜文回湘守提文皆載定三萬之數以月有衰旺收有豐歉酌以三萬則雖衰月亦尙易湊足賒望則不止此閣下酌劑盈虛隨時添解可也目下左軍有婺源景鎮兩卡凱章有街口一卡舍弟有大通一卡縱無銀錢米糧必不至缺乏惟鮑軍較苦而聲名最盛來示詢及軍心尙有穩固不搖之象惟徽防各營習

氣色深緩急斷難得力但求安慶早克尙當另謀一軍將徽營
以次沙汰

致何願船

陳心泉太守本經李希菴中丞奏調皖營鄙意則欲其畱官江
西振式浮靡俾吏治日有起色現咨商毓中丞會銜奏畱計日
當可入 告希菴求賢若渴專函來商請以心泉畱皖大約以
心泉爲守兼優無論在江在皖在營在官決不至不得行其志
也朔方備乘前聞周志甫略述端緒茲讀凡例益得仰窺纂述
之精意重繕一通紙本工資所費不乏又張君游牧地形二記
刻資無以取給茲特寄百金稍助繕刻之需惟希存納其朔方

備乘之表七卷圖說一卷國藩思鈔一分以啟蒙昧可否分手
另鈔覓便寄南周志甫及莫君子偲現寓此閒朋游尙不寂寥
惟俗務紛繁無暇一理舊業日就荒蕪用爲內疚